

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区域效应研究

——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成 峰¹，席鹏辉²

(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新常态下，如何发挥财政的作用，推进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是目前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以及分样本回归方法，使用中国 56 个地市 2010 - 2014 年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区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最为显著，尤其是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很高的促进作用；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只在中东部地区有效，社会保障支出对无自有住房居民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就促进居民的消费升级而言，西部的教育支出对居民的发展性消费较为有效，中东部的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的发展性消费影响效果更大，而社会保障支出则对各地区居民的发展性消费影响均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民生支出；居民消费；区域效应

一、引言

中国经济逐步减速，已经迈入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新常态”。根据商务部 2017 年 1 月 20 日发布的数据，中国 2016 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6%，较上一年提升 4.7 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驱动力。这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消费率由降转升，需求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的时期。传统消费升级、新兴消费的发展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这意味着居民对消费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品消费正经历从有到好的转型，人们的消费从传统的衣食住行，向旅游、娱乐、健身、体育、“网红经济”等方面发展。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措施，以促进服务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这些政策主要包括消除制约养老、教育、体育等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加旅游、文化等领域有效供给，出台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指导意

见，促进传统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等五大方面。根据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会在较长的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因此，为了增加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政府可以从增加医疗保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财政政策方面发力。

财政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能够对居民的消费升级发挥作用吗？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财政支出具有拉动居民消费的效应，有的财政支出可能具有替代居民消费的效应（即“挤出效应”）。另外，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等。这意味着，居民传统消费的提质升级、经济的结构转型都可以借助于财政支出政策的相应调整。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以及分样本回归方法，使用中国 56 个地市 2010 - 2014 年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区域效应。根据实证结果，笔者最后就如何优化我国

作者简介：成峰（1982 -），男，江西靖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席鹏辉（1991 -），男，江西高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实践。

的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和假说提出；第三部分为影响机制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策略与相应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实证结果及异质性效应分析；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关于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消费效应，一种观点是“负财富效应说”。它认为政府部门面临跨期预算约束，当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后，通过征税增加来融资，对于个体居民而言这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因此他会选择减少消费和休闲，这样就会降低居民的税后收入，从而产生“负财富效应”。在居民消费行为遵循李嘉图规则时，最终将不利于居民消费（Galí, et al., 2007）^[1]。另一种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数理模型下的个人消费“拇指规则”。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数理模型的假设前提有：逆周期加成、名义刚性和规模报酬递增（Perotti, 2008）^[2]，在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的假设下，当财政支出增加时会引起劳动需求增加从而使个人收入增加，个人在消费上遵循的是拇指规则，会促使他们增加消费。这两种观点在国外的经验研究文献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持。如 Aschauer（1985）^[3]和 Ho（2001）^[4]等认为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替代效应，Karras（1994）^[5]和 Schelarek（2007）^[6]等发现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挤入”效应。

在国内，研究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关系的众多研究中，认为财政支出不会挤出居民消费或者能促进居民消费的有胡书东（2002）、李广众（2005）和官永彬、张应良（2008）等。胡书东（2002）从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框架出发，推导出民间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利用中国的数据资料对这一函数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7]。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的分析框架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的估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8]。官永彬、张应良（2008）建立了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替代最优化消费模型，运用 1978 - 2006 年的经验数据，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政府支出对于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消费都具有引致效

应；而在短期内，对全国居民和城镇居民，则存在引致效应^[9]。

另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并非总是能够释放民间的消费需求，如谢建国、陈漓高（2002）、杨智峰（2008）等。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0]。杨智峰（2008）运用 1998 - 2006 年全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类支出对当地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只有西部地区补贴、福利、救济等其他类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等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均不显著^[11]。

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的结论是“互补”而有的结果却又是“替代”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环境差异较大，使得财政在各方面的支出造成的效果不尽相同。因此，更多的学者把财政支出分类，探讨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众多的学者将政府支出划分为投资性（生产性）、消费性（购买性）和保障性支出等，探讨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张治觉、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 1978 - 2004 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 1998 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12]。李树培、魏上海（200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 30 年来，财政在科教文卫、社保、政策性补贴以及支农方面的民生性支出，能提高民间消费；而在基本建设、挖潜改造、科技等方面的建设性（发展性）财政支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带动人们消费，但作用在逐步减弱；行政管理费、交通流通部门事业费等政府经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13]。苑德宇等（2010）对全国及东、中、西各地区 1998 - 2006 年的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等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同类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在地区间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14]。杨文芳、方

齐云（2010）对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保障性支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15]。武晓利、晁江锋（2014）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政府消费性支出、转移支付、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消费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不仅挤出居民消费，而且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在一段时期内会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并在长期内促进居民消费率提高^[16]。王玉凤、刘树林（2015）分别建立了不考虑消费习惯和考虑消费习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型求解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类财政支出冲击作用的相对大小。若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强度大于消费性财政支出，则财政支出挤入居民消费，反之，则挤出居民消费^[17]。

根据以上的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如下：一是学者们就财政支出项目归类标准未达成共识，在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的划分上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有些学者将科教文卫支出项目归类到消费性支出（苑德宇等，2010），有的将其划分到保障性支出（杨文芳、方齐云，2010），有的将其划归到民生消费支出，划分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了实证结果存在差异；二是大量的文献得出的结论都是教育、医疗等民生类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

尽管大量的研究支持教育、医疗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但这一结论还缺乏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为此，笔者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地级市财政数据进行了匹配，加入家庭收入等控制变量，研究了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类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

响。接下来，本文先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进行探讨和分类。

三、影响机制

从上一节的理论假说和经验研究文献中可知，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是依赖于影响居民收入这一途径而传导的。一方面，财政在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从而促进居民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前财政支出的增加，需要依靠未来的税收增加来筹集财政收入，税收增加会导致居民将来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引起居民的收入增加或减少，从而“挤入”或“挤出”居民消费。与经济建设、行政管理等财政支出不同，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财政民生支出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可以被居民使用从而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因此，我们把财政支出分为两类：非民生类支出和民生类支出。和非民生类的财政支出不同，民生类的财政支出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公共品提供这一途径而直接影响居民消费。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总结了民生类和非民生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见图1。在图1中，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公共品消费的影响，不仅有收入效应，而且还有引致效应（或者替代效应）。引致效应指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吸引了居民对公共品的消费增加，例如教育、医疗等设施的改善使得人们增加了对优质教育、优质医疗的消费，替代效应是指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减少了居民对公共品的消费，例如义务教育的普遍实行，使得居民节省了教育的成本，即居民的教育花费被财政支出替代了。因此，经济建设等非民生类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收入效应，而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变化，还可以通过引致效应（或是替代效应）影响居民的公共品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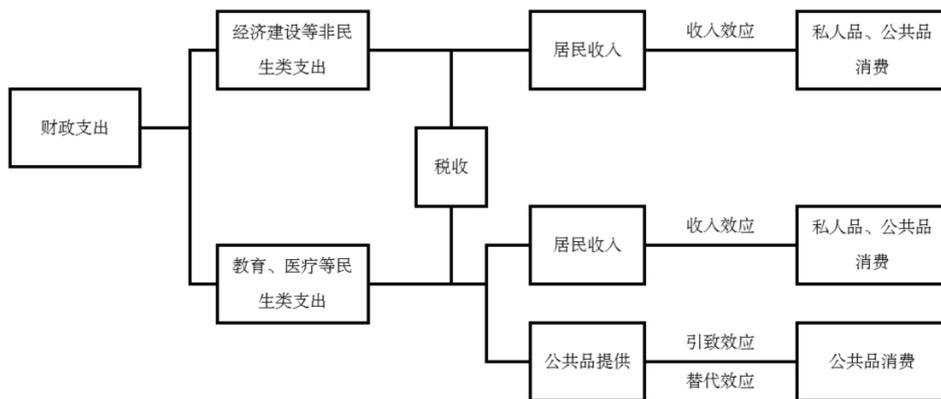


图1 财政（非）民生类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

在考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很多学者常常忽略一些重要因素。Graham (1993) 曾指出，如果不考虑可支配收入等对居民消费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18]。另外，在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社会特征因素方面，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对家庭教育支出从而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这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所形成的教育观。如李庆丰 (2002) 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可能形成三种不同的教育观，一种是外出务工者可能对子女接受教育持否定态度，因为“不上学不仅可以省很多钱，还能挣钱”，而“上大学不仅上不起，且上完了找不到工作”；一种是教育态度与子女自身素质有关；最后一种则是尽量让子女接收到更好的教育水平，因而可能加大教育支出^[19]。因此，本文在考察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加入人均家庭纯收入、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打工这两个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及本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

假说 1: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三类民生类财政支出对于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假说 2: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改善，即食品消费比例降低，教育娱乐类等发展性消费增加。

四、实证策略和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本部分介绍了具体的回归模型及其回归过程中的使用数据说明，并进行了相应的异质性检验。

(一) 基本回归模型

根据上一节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 Alessandro (2010)^[20]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下列计量经济模型：

$$y_{ijt} = a_0 + a_1 * x_{jt} + a_2 * Z_{ijt} + \tau_t + \theta_j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在模型 (1) 中，被解释变量 y_{ijt} 为地市 j 的家庭 i 在 t 年的消费支出类变量，包括家庭消费支出 (pce)、恩格尔系数 (engel)、改善性消费支出 (im-pce) 三类，其中家庭消费支出和改善性消费支出为规模变量，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以使变量更加符合正态分布特征，本文对其取对数处理，即 $\ln pce_{ijt}$ 和 $\ln im-pce_{ijt}$ 。核心解释变量 x_{jt} 为地市 j 在 t 年的教育 (cityedu)、社会保障及就业 (citysec) 和医

疗卫生 (citymed) 三类财政支出，同样对其取对数处理；同时，本文选择了人均家庭纯收入 (inc_per) 等作为控制变量； τ_t 为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住不随家庭个体变化的时间不可观测因素， θ_j 为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住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市不可观测因素， ε_{ijt} 为残差项。

可以预期，当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时，那么 a_1 将显著地大于 0；当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时，那么 a_1 将显著地小于 0。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的微观个体数据来自于 CFPS 数据库^①，根据已有数据库信息，本文选择了 2010，2012，2014 三年数据中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在这三年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中，均存在各个家庭对应的家庭编码信息，这样可以一一匹配对应以形成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各年数据库中均包括了各个家庭的各类消费支出数据、人均家庭纯收入数据及城乡身份等微观家庭信息数据，而在对于是否出外打工的判定中，由于 2012 年的数据中缺少是否出外打工数据，本文作缺失处理，相应分析中的样本仅保留了 2010 和 2014 年的数据，而 2014 年只有出外打工收入数据，本文将收入大于等于 0 作为出外打工的判定依据，而去除不知道或不告知的样本，剩余的作为未出去打工的家庭样本。而地市公共教育支出等财政支出数据则来自于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CFPS 数据库中提供了家庭问卷调查所对应的区县代码，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区县信息，为了获取区县对应的地市数据，本文利用了图形模糊匹配与距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具体地，首先通过 CPFS 提供的各区县在各省基本地理位置确定其大概方向，再利用数据库中包含的距离省城距离等信息来确定具体地市，这种方法匹配出了 56 个地市信息，尽管这占所有地市数量的比例不高，但相较于以往文献中使用的 20 余个省级数据研究，本文使用 56 个地市信息进行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变量差异 (Variation)，这更大程度地保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将 CFPS 的地市信息与 CEIC 数据库中的地市数据进行匹配，最终获得了本文的最终实证结果数据，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下。

表 1 中的变量发展性消费，是相对于生存性消费

①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而言的，本文定义为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消费，为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文教娱乐和其它商品与服务四项支出之和。将交通通讯包括在发展性消费的

范围内，是考虑到当前人们在该方面的花费，不是为了单纯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更多是为了娱乐和享受生活的需要。

表 1 各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变量含义或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ce	家庭消费支出 (元)	34971.88	41179.57	0.00	805600
engel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0.42	0.21	0	1
impce	发展性消费支出	12340.91	20304.59	0	708000
cityedu	地市教育支出 (亿元)	84.41	112.50	6.15	742.05
citysec	地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58.71	89.40	5.15	509.01
citymed	地市医疗卫生支出 (亿元)	33.31	45.41	3.64	322.29
inc_per	人均家庭纯收入 (元)	10817.21	15005.30	0	500050
urban	城乡身份 (城市为 1, 乡村为 0)	0.49	0.50	0	1
outwk	是否外出打工 (是为 1, 否则为 0)	0.33	0.47	0	1
homeowner	是否自有住房 (是为 1, 否则为 0)	0.84	0.37	0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差异较大，尤其是经济类变量，如家庭消费支出、地市各类财政支出等，因此各变量取对数后处理是必要的。同时，从 urban 变量均值可以看出，本文样本内城市和乡村样本数量相当；从 outwk 变量均值可以看出，样本中出外打工的比重较大，高达 33%。

五、实证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报告了根据最终样本和模型 (1) 得到的回归结果，以确定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实

证效应，并提供这一实证效应在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以家庭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三类地市财政民生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 2 第 (1) (4) (7) 列报告了以 lncityedu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2) (5) (8) 列为以 lncitysec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3) (6) (9) 列为以 lncitymed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具体如下。

表 2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1) lnpce	(2) lnpce	(3) lnpce	(4) lnpce	(5) lnpce	(6) lnpce	(7) lnpce	(8) lnpce	(9) lnpce
lncityedu	0.384*** (0.101)			0.861** (0.369)			0.323*** (0.105)		
lncitysec		-0.091 (0.115)			-0.054 (0.256)			-0.063 (0.127)	
lncitymed			0.383*** (0.123)			0.253 (0.257)			0.386*** (0.141)
urban	0.277*** (0.023)	0.229*** (0.028)	0.257*** (0.025)	0.416*** (0.047)	0.341*** (0.057)	0.397*** (0.051)	0.231*** (0.026)	0.185*** (0.032)	0.210*** (0.028)
outwk	0.121*** (0.021)	0.116*** (0.026)	0.127*** (0.024)	0.138*** (0.037)	0.130*** (0.045)	0.148*** (0.041)	0.107*** (0.025)	0.099*** (0.030)	0.111*** (0.028)
homeowner	0.073*** (0.027)	0.059* (0.035)	0.070** (0.031)	0.040 (0.058)	0.063 (0.085)	0.028 (0.067)	0.084*** (0.031)	0.062 (0.038)	0.082** (0.035)
inc_per	0.000*** (0.000)								

_ cons	7.529*** (0.622)	10.497*** (0.653)	7.939*** (0.643)	4.678** (2.038)	9.235*** (0.467)	8.875*** (0.318)	7.913*** (0.649)	10.368*** (0.723)	7.935*** (0.73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7765	5310	6389	2125	1459	1722	5640	3851	4667
r2	0.294	0.282	0.276	0.285	0.274	0.244	0.297	0.278	0.281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 - (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 - (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 - (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我国西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它地区，而西部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财政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都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不显著。

(二) 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差异效应分析

表2揭示了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居民消费的效应，但这一效应在不同群体间是否相同，或者在不同

群体间是否存在异质性，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这也是优化财政民生支出政策着力点的重要内容。

1. 城乡异质性分析。大量研究关注城乡消费受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影响，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消费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为此，本文进行了异质性检验。首先根据家庭城乡身份，即urban是否等于1进行城市和乡村的分样本，再利用模型(1)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判定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民生支出的各自居民消费效应。其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城市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1) lnpce	(2) lnpce	(3) lnpce	(4) lnpce	(5) lnpce	(6) lnpce	(7) lnpce	(8) lnpce	(9) lnpce
lncityedu	0.316** (0.139)			-0.038 (0.621)			0.288** (0.147)		
lncitysec		-0.073 (0.157)			-0.313 (0.495)			-0.023 (0.163)	
lncitymed			0.425** (0.166)			-0.153 (0.366)			0.577*** (0.1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798	2752	3239	880	621	736	2918	2131	2503
r2	0.325	0.312	0.299	0.281	0.255	0.218	0.339	0.327	0.321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 - (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 - (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 - (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只有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受到财政民生支出的影响，而且只受到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其影响系数同样远高于其它地区居民的财政教育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这说明，财政教育支出对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能够进行有效的促进。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财政教育支出对

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消费都具有促进作用，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要高于城市。另外，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只对城市居民的消费影响显著，这说明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可能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即偏向于中东部的城市居民。

表4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cityedu	0.485*** (0.146)			1.436*** (0.554)			0.420*** (0.151)		
lncitysec		-0.079 (0.172)			0.085 (0.305)			0.015 (0.209)	
lncitymed			0.366* (0.188)			0.420 (0.371)			0.284 (0.2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67	2558	3150	1245	838	986	2722	1720	2164
r ²	0.239	0.227	0.219	0.243	0.247	0.208	0.241	0.214	0.225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 - (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 - (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 - (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2. 有无自有住房异质性分析。“居者有其屋”是许多高房价城市居民的梦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没有住在自己拥有（或家庭成员拥有）的住房里，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竿。毫无疑问地，自有住房还是租房，会对一个城市尤其是高房价城市家庭的日常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进行了相关异质性检验。根据是否住在自有住房，即homeowner是否等于1进行了区分，再利用模型(1)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判定有无自有住房的各自居民消费效应。其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自有住房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cityedu	0.395*** (0.108)			0.818** (0.395)			0.350*** (0.113)		
lncitysec		-0.212* (0.122)			-0.157 (0.260)			-0.180 (0.137)	
lncitymed			0.325** (0.133)			0.141 (0.265)			0.368** (0.1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555	4565	5427	1859	1328	1525	4696	3237	3902
r ²	0.284	0.271	0.265	0.275	0.267	0.241	0.287	0.267	0.269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 - (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 - (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 - (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于有自有住房的居民来说，财政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产出了显著的影响，医疗卫生支出对中东部的居民消费产生了促进作用，这两个结论和没有区分有无自有住房时的结论相同。

表6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无自有住房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pce
lncityedu	0.365 (0.287)			0.758 (1.196)			0.169 (0.307)		
lncitysec		0.721** (0.349)			1.114 (1.340)			0.646* (0.357)	
lncitymed			0.711** (0.339)			1.172 (0.956)			0.508 (0.3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210	745	962	266	131	197	944	614	765
r2	0.393	0.392	0.392	0.414	0.449	0.368	0.392	0.386	0.398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 - (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 - (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 - (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根据表6，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居民来说，财政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都失去了作用。查看全体样本后发现，没有自有住房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大概为五分之一，他们每年的平均居住支出为4747元，比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的平均居住支出3384元高出了三分之一左右。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家庭而言，由于花了更多的钱在租房上，从而挤占了其在教育和医疗等其它方面的支出，从而无法获得财政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带来的福利。和财政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无效相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无自有住房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了的促进作用，但该作

用只在中东部的分样本中显著，在西部的分样本不显著。因此，要让财政民生支出惠及“住无所居”的居民，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要比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更为有效。

(三)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

由于前述的文献资料大多采用的是宏观面板数据，没有微观居民消费结构的数据，从而无法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各组成成分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地市财政数据和微观家庭数据的结合，其中包含了家庭各类消费支出等详细数据。因此，我们能够进一步地分析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表7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engel
lncityedu	-0.083*** (0.026)			0.008 (0.090)			-0.086*** (0.027)		
lncitysec		-0.028 (0.028)			0.020 (0.056)			-0.054* (0.032)	
lncitymed			-0.088*** (0.030)			-0.002 (0.061)			-0.104*** (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7765	5310	6389	2125	1459	1722	5640	3851	4667
r ²	0.070	0.059	0.075	0.086	0.065	0.093	0.064	0.054	0.065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和我们前面的假说相一致，当我们用财政民生支出对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行回归时，大部分的系数都由正变负，即随着财政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上的支出增加时，居民都调整了消费结构，减少了在食物方面的消费比例，结果见表7。除了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传统消费的代理指标外，我们还从居民消费中划分出发展性消费，研究了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发展性消费的影响，结果见表8。

表8 各类财政民生支出对发展性消费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lncityedu	0.291** (0.148)			0.944* (0.507)			0.190 (0.155)		
lncitysec		-0.150 (0.165)			-0.143 (0.349)			-0.071 (0.185)	
lncitymed			0.331* (0.178)			-0.044 (0.364)			0.362* (0.2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131	5556	6716	2238	1519	1816	5893	4037	4900
r ²	0.143	0.137	0.136	0.158	0.155	0.132	0.141	0.127	0.135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t统计量在10%、5%、1%显著；②表2（1）-（3）列为全体样本回归结果，（4）-（6）列为西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7）-（9）列为中东部地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8和表2的结果相似，财政教育支出对促进西部居民的消费升级较为有效，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东部的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更显著。令人遗憾的是，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包括消费结构）依然没有影响。

六、本文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以及分样本回归方法，结合中国56个地市2010-2014年的财政支出数据，分析了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区域效应。根据以上的实证结果，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三大类民生财政支出来看，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范围最广，效果最为明显；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弱，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提振有积极的效果。社会保

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小，它对无自有住房居民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且只对中东部居民有效。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受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受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中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受财政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激励较多，其中医疗卫生支出对城市的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相对较大，而教育支出对农村的居民消费影响效果更明显。

第二，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存在地区差异：财政教育支出对促进西部居民的消费升级较为有效，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东部的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更显著。同样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的消费结构依然没有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前面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当某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作用不显著时，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无效，也可能是它对居民消

费收入效应、引致（替代）效应相互抵消了，社会保障支出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根据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一是医疗卫生支出要向西部倾斜，要向农村倾斜，要将医疗保障覆盖到广泛的低收入人群，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医疗保障的普照之光；二是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只有“住有所居”了，老百姓们才能真正释放出购买力，才能加大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才能获得财政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带来的福利。三是对于中东部居民来说，要将财政民生支出的重点放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让乡村居民可以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水平的教育和医疗等福利。

参考文献：

[1] Galí, Jordi, J. David López - Salido, and Javier Vallé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1): 227 - 270.

[2] Perotti, Robert. "In Search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Fiscal Polic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8, 22, 169 - 226.

[3] Aschauer, D. A.,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 pp. 117 - 127.

[4] Ho, T. W.,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Finance* 2001, 28, pp. 874 - 896.

[5] Karras, G.,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4, 26, pp. 9 - 22.

[6] Schclarek, A.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7, 29, pp. 912 - 939.

[7] 胡书东. 中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06): 26 - 32.

[8] 李广众.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替代还是互补[J]. *世界经济* 2005(05): 38 - 45.

[9] 官永彬, 张应良. 转轨时期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2): 15 - 25.

[10] 谢建国, 陈漓高.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2(11): 34 - 40.

[11] 杨智峰. 地区差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J]. *经济经纬* 2008(04): 64 - 67.

[12] 张治觉, 吴定玉.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05): 53 - 61.

[13] 李树培, 魏下海. 我国财政支出对民间需求影响的动态分析(1978 ~ 2007)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06): 3 - 10.

[14] 苑德宇, 张静静, 韩俊霞. 居民消费、财政支出与区域效应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J]. *统计研究* 2010(02): 44 - 52.

[15] 杨文芳, 方齐云.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J]. *当代财经* 2010(02): 43 - 50.

[16] 武晓利, 晁江锋.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J]. *财经研究* 2014(06): 4 - 15.

[17] 王玉凤, 刘树林.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基于 DSGE 的实证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02): 300 - 307.

[18] Graham, F. C.,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3, 1993.

[19] 李庆丰.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J]. *上海教育科研* 2002(9): 25 - 28.

[20] Alessandro A. "How Can Government Spending Affect Private Consumption? 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8(1): 40 - 57.

(编辑校对: 孙敏 吴洪敏)